撫畿奏疏

畿輔根本當培疏

爲

畿輔根本當培軍民困苦已極謹議撫綏切要事

宜懇乞

聖裁以永保治安事臣惟

京畿於天下猶人身有腹心也必元氣內充而後

膚革無恙必神氣內壯而後寒暑不侵歷稽史

册未有百年常治之世未有二百年無事之國

夫惟

明主先幾以制變藎臣蚤計以効忠故能保世滋大
與天壤無極也
國家定鼎幽燕重熙累洽百七十年於玆矣法令
以因循漸隳物力以繁靡漸耗加以年來兵戈
賦稅之擾旱蝗疫癘之災戶口凋殘閭閻蕭索
試觀今日畿內景象其敢謂腹心壯實乎哉仰
藉
聖明在宥千載一遇不以此時預爲保泰持盈之計
萬一釁孽叢起而後圖之竊恐畜艾無及而補

牢之已晚也臣待罪近甸由監司而濫撫牧已
踰六載於一切軍民利病見之頗真籌之頗熟
輒敢俯竭芻蕘仰塵
旒黈雖中間有臣職掌得徑行者然非明著
令甲恐無以垂久遠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
留神省覽
勑下該部各覆議上
請施行其於豐鎬萬世之安未必無小補矣謹以末

議條列如左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選擇有司古稱親民莫如守令謂其疾苦易知膏澤易流也環百里內千萬人之休戚係於一人倘其才疎綜理志切肥榮欲千萬人之無失所不可得巳夫衝繁則需茂異簡僻則授中材銓司用人如懸衡稱物何所不當顧畿內土瘠民窮簡僻之難為或不減於

衡繁之擾擾槩以中材處之非廢敝難振起
才頑難治故有歷數十年不見一賢令更
餘令不見一善遷者是簡僻之民何獨無福
而不蒙循吏之澤也今游荒之後撫摩更急

臣愚請

勅吏部凡畿南中等州縣悉照南方以科甲除授其
減設一令一尉者亦必於揀選鄉科或選貢
中擇其年力强壯言動精敏者用之彼自度
其年之可遠到才之可有爲必且砥礪求全

無甘暴弃至於道府品評撫按舉劾必擇其實心愛民能革弊興利有實蹟可據者方署上考既精選於始復精覈於終有司各得其職而後廢墜可修瘡痍可起然州邑要矣郡守尤急焉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苦嘆息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郡守州邑之表帥未有郡守勵精勤民而州邑不象指者也夫海內守令皆宜重而三輔爲尤重重三輔之守令莫

所以重根本伏乞

聖裁

二曰勸課農桑夫古之為國者必以民事為兢兢省耕省斂勞來勸相天子諸侯猶躬親之漢世循吏莫盛於龔黃乃攷其注厝惟務耕桑樹畜為百姓殖財節用而已蓋設官本為養民養民惟在足其衣食何後世俗吏詳於治民之法而於養民甚畧也今天下固多惰民在北地尤甚彼嗜飲擲樗鮮衣怒馬招摇

市井者無論即從事耕稼而耰播之或疎麃蓑之弗勤鹵莽滅裂何能盡地之利至於婦女紡織績而事機杼更不多見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衣之欲其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於肌膚欲無爲姦邪不可得也而有司者拱手堂皇第嚴催科理訟詞以無失簿書期會爲能足不履阡陌之間身不勞勸相之事欲其民鼓舞耕作何可得也臣今歲以救荒嚴督有司循行郊野

每半月一周察其無食者賑之有地不耕遊
者貸之粟種而不能耘者又貸之錢於是窮
民踴躍盡力庶無曠土臣請自今為例每歲
春秋各掌印官務周行四境家至人諭課其
耕種若干樹畜若干秋成收歛若干有不足
者貸粟貸錢悉如今歲其能勤耕織者有賞
不勤者有罰歲終具報兩院聽覈實殿最則
龔黃吏治或可復見乎伏乞
聖裁

三曰清理賦役先年條鞭法行載在書冊額設錢糧與正項公費已纖悉無遺矣顧法久弊生如里甲既編銀矣而甲首又有私貼走遞馬有工料矣而里排又有私貼櫃頭既僉富民而又派食米馬頭自有馬價而又派幇錢車窳戶之私編見年里役之私用鋪陳盤㰖每歲一换衙署器用鋪行均陪至於關州潚城等處歲用收銀櫃頭曆分四季人用三四百名槩州邑殷富之民網羅殆盡非有司利

於侵漁則胥役乘以朘削駕言衆輕易舉不
知重費之何在也藉戶耗羨無干實則羨金
之先入也臣請查照河南山東徵收事例每
社止赤曆一本每二三社共一櫃每櫃止頭
役一二人第令看驗銀錢聽花戶自納完月
官支官解並不許陪累其餘里甲大馬津貼
及走遞車贏戶等項已經臣節行禁革以後
有司朦朧曲狥不顧民瘼者容臣衙門與按
臣從重參究臣又查得各州縣三年一審編

有司多避勞怨第一戶無失一戶原額致令富者丁多隱匿貧者丁絕包陪令值荒疫之後逃亡數多貧民更苦及今大造黃冊容臣督行有司併各軍衛查覈逃亡悉爲除豁先查本戶餘丁頂補不足則查及別戶又不足則及別甲庶差役均平人無嗟怨伏乞

聖裁

四曰多備積貯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堯水湯旱民無捐瘠用

此道也畿郡故少蓄積比歲旱蝗洊災屢經賑貸郡縣倉庾告匱民閒蓋藏亦已懸磬去秋計無所出臣不得已而有權收本色之議時搢紳吏民咸謂豐年宜本色凶歲宜折色恐此議窒礙難行然臣竊見北地生計鮮少惟富民能深藏待價其窮民無不糴米粟以供賦者其後有司奉行如濬魏長垣靜海等處皆收至一二萬石總計收過本色二十四萬餘石至今春發糶起解有剩粟以充賑濟

者有剩價貯候今秋買穀入倉者亦有倉廩全虛遂借以煮粥散賑者然後吏民咸信前議之有裨救濟非淺也臣愚請

勑戶部覆議以後夏麥秋稅容臣衙門督行所屬多收本色除進

宫子粒光祿供應等銀各依限速解外其餘京邊馬草等項俱俟春月糶價解納餘一斛則一斛之積剩一分則一分之賜行之數年倉廩漸實猝有水旱之災不患賑貸無備且畿郡

近依
輦轂倘毎郡積貯數十萬自
朝廷視之皆外廪也伏乞
聖裁
五日廣興水利夫潤萬物者莫大乎水疏導隄防惟人所用不善用之則有汎濫渰沒之患善用之則有灌溉滋養之功臣嘗過蜀見沃壤千里過閩之興化見甫田萬頃皆以人力穿渠引水斡旋造化其民歲享豐穰至死不

饑今北地非無水也有水而不善用一遇數百里之旱則有流徙千里之旱則有殍殣爾臣謹按境內山川圖牘質以耳目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唐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瀦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灌而有近二十年來民間亦有開種水稻者頗董董千萬之一未能徧舉以盡其利也臣謹

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併選南官
中能識水利者周循勘議某處可築壩建閘
某處可通渠築堤水高則灌注水下則車汲
悉照南方開水田法其合用工力聽臣衙門
酌量動撥軍民夫役以便宜處置計六郡之
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畝收穫視旱
田不啻二倍以萬頃計之歲益穀二百餘萬
石五萬頃則可益千萬石畿民從此富饒永
無旱澇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浙江

南漕粟以取糴於此尤

國家無窮之利也伏乞

聖裁

六日議處驛遞令天下驛遞俱困矣然寧有過於畿南者哉山東爲五省綰轂併東省入於河保河南爲七省輻輳併河省入於廣真譬則百川之歸江河而朝宗於海也頃歲東征西伐軍馬往還已事無論卽冠蓋之絡繹漸以濫觴權採差役之往來尤爲騷擾廪糧既

供酒食復索折乾夫馬既用騎乘復索貼錢不用馬而索乾馬不用車而索乾車甚者無賴亡命假軒蓋而擁呼執牌票而馳傳稍一遲慢毒楚横加且以抗阻恐嚇郵吏不敢違有司不敢問夫卒之應役也如赴湯火其逃竄以避僉募也如畏鋒刃道府調停無策不得不議加工料顧災困孑遺其何能堪臣愚請

亟勅兵部查議除坐名勘合及京官例得應付者務

照例夫馬船隻無過若干其餘借名枉道勘合及隔省牌票悉行嚴禁外其各省權採使或每歲多給小勘合十餘道以備差役解進齎奏之用仍至京換給此外越省牌票一併禁革至於廩糧折乾夫馬貼錢等項仍榜示嚴禁有違犯者參究無貸則驛困庶幾有瘳乎臣復查得撫屬水陸各驛歲派工料共二十五萬二千餘兩民已不勝敝矣外江浙蘇常等處協濟共止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乃節

年拖欠至差官夫往取曾不得領其半經年
盤費又損其半彼拖欠於額內此加派於額
外畿民亦奚罪焉往歲曾議將兵工二部錢
糧與彼中兌解而浙江撫臣恐各處援例非
便事遂中寢臣竊以爲協濟俱屬正供各處
俱當完解若畿內總會之衝又非各處可比
例也合無徑查前議將江浙等處應解保河
等府馬價改作柴直弓兵等銀遞年與別項
解京料價一併赴部交納而保河原解柴直

等銀照數改作各驛工料一轉移閒公私兩

利加派可省伏乞

聖裁

七曰愛養軍丁夫盛世不可忘戰國之大事焉

戎猶近畿營路官軍實

朝廷爪牙必精强甲於天下然後可以外威胡虜[illegible]

制中原乃今之官軍疲弱極矣月餉朘[illegible]

求田産侵於豪右精銳殫於版築殷實[illegible]

編氓其戴胄荷戈從事於行陣之間者[illegible]

身無完衣食不充腹一旦有事欲責以折衝禦侮臣未敢必其堪用也軍苦故人不願為軍軍丁苦故人不願為軍丁展轉逃匿無所弗至一遇清補則曰丁絕戶倒每值東防嚴責各百戶照名勾解至有亂拘別戶餘丁頂補者有捐貲鬻產雇一乞丐以應者有無產可鬻遂鬻及子女或以應襲兒男代戍者各衛皆然保定尤甚數十年之後逃絕益衆尺籍益虛將不知所為計矣故今之言強兵者

必曰訓練臣以爲先愛養而後可以訓練今之言足兵者必曰清補臣以爲先愛養而後可以清補除東防修築近經按臣于　題請寬恤臣不敢復議外如科占有禁而弊習未能盡袪迎送有禁而俗情未能盡絕此不可不嚴飭也祖籍未失或可取給軍裝戶丁既盡將何以供衣械此不可不軫念也軍產可依或以圖產爭軍產業既賣未免隨產告貼此不可不酌斷也營馬草料甚薄既損軍貼閏營

朋銀買補更剜心肉此不可不議處也軍民
本一體而軍丁差銀或重何可不爲調劑操
餘本無餉而操官點罰太頻何可不爲禁止
貧丁旣逃亡而審編官憚於審豁何可不爲
清理差銀旣難辦而衛所官復索加耗何可
不爲重懲臣請自今責成各兵備道隨事務
查加意愛惜使向時軍丁之苦盡爲滌除然
後以淸補則應以訓練則精戰勝守固惟吾
所用矣臣又查得滁關一衛遠隔二千餘里

衛所官玩肆尤甚或錢糧徵收重加一二或下屯需索撥及雞豚至於游閑公子富室貲郎多援納級爲本衛指揮千戶至抑減軍巡以供月俸增編差役以供年件尤不可不亟禁者乞

勑兵部查將該衛各納級官或徑革月俸或分歸別衛其火耗科索等項悉行裁革庶

皇仁覃被不以邊隸而無遺也伏乞

聖裁

八日酌增軍餉令天下各處募兵餉必每月一金以上卽各州縣守城民壯歲必七兩二錢况營路各軍將責其効死力以捍封疆而可獨薄乎哉臣撫屬除紫馬等關春秋爲大月各給八錢六分冬夏爲小月各給四錢五分無容議矣其在保定營上半年五錢二分下半年三錢六分可謂已薄若真定定州河間每軍月止三錢二分天津月給米八斗又薄之甚者也臣查

國初軍制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每田五十畝為一分歲納正糧十二石又餘糧十二石正糧每月仍支給本軍餘糧貯倉以為各官軍俸糧之用其後餘糧減去六石又其後正糧免上倉聽本軍自給蓋無事而在屯耕種就屯團練月得糧一石不啻足矣後值邊境多故併守城與屯軍合成營伍統以將領又不時赴邊防援後取上倉餘糧分收本折益以民運每月各給餉有差蓋餉雖不厚然原領屯

田有父兄子弟在家耕種自有正糧十二石
猶足為仰事俯育資也行之既久軍以征調
益疲田以窮困不守始猶逐歲典種後漸得
價私賣矣始猶外貼軍錢後漸轉入勢家不
敢復索矣通計見在屯田本軍自業者十無
一二安得不負且弱哉夫屯田典賣禁例甚
嚴今縱不能如例追奪亦宜稍加裁處況民
地有馬頭大戶等差而屯地則無軍買民地
有寄莊加倍而民買軍地則無民地近歲有

加派海防兵餉石窩協濟而屯地則無臣嘗
謂軍差重而民差輕故軍丁多竄民籍民糧
重而軍糧輕故軍地多爲民有合無查將保
定真定河間天津各衛所屯地每畝量加折
色銀一分二釐以爲增給營軍月餉之用如
保定五營每軍原月支糧八斗今加給一石
上半年每月六錢五分下半年四錢五分每
名歲加銀一兩三錢二分真定車守二營及
定州忠順二營每軍原月支糧八斗不分上

下半年月支銀三錢二分今議上半年月支銀五錢下半年四錢每名歳加銀一兩五錢六分河間三營每軍原月支糧八斗本色兩月折色十月每月銀三錢二分今加給本色一石折色四錢每名歳加銀九錢六分查地畝不足仍於三衛故絕未補額軍糧內補給天津二營每軍原月支糧八斗本色十月折色兩月每月銀三錢二分今議本色七月各給一石比舊歳省倉糧一石折色五月每名

四錢比舊歲加銀一兩三錢六分以上各照地數多寡分別裒益稍有贏餘仍存留官庫量補各營買馬草料等用然畝加一分二釐僅與民地糧差相等較之寄莊加派尤為省減其以前典賣有外貼軍錢者仍聽便不許借言短指庶令窮軍少濟枵腹行伍漸生銳氣實強兵固圉之大機也伏乞

聖裁

九日修理城垣今紫馬等關扼要設險頗為周

容誠得良將勁卒陳利兵而守之宜可無虞矣關內州邑各有城池皆所以防不測衛
神京其重寧在關隘後哉臣查州邑城垣僅有一二處甎石包砌餘皆卑薄頹壞三尺豎子可攀援而上平居猶不足以禦穿窬之盜猝有事而欲捍患保民胡可得也前撫臣因倭警震鄰曾議行近海地方酌量修砌祗以連歲災荒時詘未可舉贏且估計工料每城約二萬餘金官無餘蓄民鮮餘積即值豐歲亦安

能爲無米之爨哉臣反覆勤思民窮不堪勞
費民愚難與慮始惟費而不傷其財勞而不
傷其力劑量以適其節紓徐以俟其成則庶
幾可爲也夫四里之城大約用甎三百餘萬
欲百姓出錢造甎誠難令秋成菽豆黍稷稭
草視往歲倍收每畝或二十束或十五六束
非若米粟之可貴與銀錢之不易致也第每
畝令出稭草一束重十二斤今秋不足以明
年麥稭補完每一束計可燒甎三片大邑地

萬餘項一年足包一城中邑或二年或三年無患甎不足矣甎既足然後聚灰大邑每畝令出錢二文中小邑或三四文則可充灰價雖出錢未見其甚費也甎灰既足然後總計緊邑人丁無論優免行差一體均派每丁役不過十日而大工告完雖稍勞未見其甚苦也每甎長一尺二寸闊六寸厚二寸五分每窯約燒五千匠役工食約一兩五六錢此當於官府設處或士民樂輸於小民毫無干預

運草須用省祭義民公平監收先遠而後近仍刻定日期某日收某鄉毋致久積又隨到隨收毋令久候用夫役先分等第其下下户之極貧者每日仍給穀二升毋致饑餒以上俱豐稔則行荒歉則止時勢偶便則一令可以奏功不然則令令造甎後令聚灰又後令包砌可也豐稔相繼三四年可以底績不然則需以五六年或七八年可也苟創造之有端不必已終其事即樂成於他日不必已有

共名如此不出十餘年畿以內大半多堅城

深池可以保障黎元可以拱護

神京牖戶綢繆莫先於此伏乞

聖裁

十日訓屬鄉兵今有司言化民弭盜則曰鄉約

保甲矣至鄉兵之法多諱而不講懼以點閱

操練爲民擾也夫以衛民者擾民固非善政

若無所以擾之有所以衛之則何可懲噎而

廢食哉臣嘗與有司論及此法每歲春秋掌

印官親行各鄉講約既群聚一約之人曉諭勸戒復編定十家一牌以聯保甲外乃就一保中面擇其年力精强者籍名在簿令稍殷實者習弓矢貧薄者習槍棍就中立一隊長令以暇日約率習練明歲春秋復行鄉則試其力勇藝優者酌加獎賞隊長能率練有效及各兵屢試優異者復其身本鄉有盜則保長督同隊長及各兵協力擒獲此外並不許入城團練不許別有差調亦不許別委佐領

官查點此於民不擾而於止盜擒盜大有裨
益保定蠡縣故多盜先任知縣劉濟初至臣
以此語之卽毅然奉行一歲間擒捕諸寇殆
盡四境宴如此其明驗也且非獨弭盜已也
國家都燕與虜僅隔一山自嘉靖以前虜騎歲入
萬姓驚擾惟特眞保吏民無不勤習弓馬稱
矜之士亦爭以彎弧貫革爲能自宣雲款貢
狼煙久息上下習於熙恬武勇視爲末節何
特引弓躍馬之衆不無少衰然虜中强弱順

逆不可知燕趙本用武之地豈宜以武爲諱
昔子路願治千乘曰可使有勇夫子言善人
教民可以即戎宋韓琦帥中山嘗上言虜不
畏官軍而畏社丁盖古者寓兵於農隨地皆
兵彼各爲其室家鄉井較之驅官軍而使戰
者勇氣自倍故臣願與有司亟修鄉約以養
其孝弟忠信之心併屬鄉兵以無槩其果敢
赴敵之氣而惟以行之不擾爲得法也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戶部覆議看得保定巡撫都御史汪　條陳選擇有司等十款除隸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外所有勸課農桑清理賦役多備積貯酌增軍餉四款係關本部相應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上

請伏候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計開

一曰勸課農桑

前件臣等看得五穀桑麻悉從地產地利不盡欲民無饑寒不可得也邇來欽奉

恩詔近京涿州天津等處漸開水田永令同墾之人就產立籍管業無非鼓舞勸相俾野無曠土之意欽然歎歎小民從事農桑能無力不足者乎若非加意補助地利猶難盡也况爲民設官本宜先勞而下之勤惰視上轉移古之是

言夙駕良有以也撫臣汪　督率有司躬
行省察貸粟貸錢半月一周課耕課織家至
人諭深得周官之遺意不獨保養饑民之良
法也合通行省直撫按衙門嚴督有司自今
爲例每歲春秋親循四境查有勤於耕織者
賞之力不足者賑貸之專事遊惰荒蕪地土
者重加警治歲終撫按官仍查有司實心勸
相與虎應故事罔臻實效者分別殿最舉刺
伏候

聖裁

一曰清理賦役

前件臣等看得百姓之所以安其生者在有司之牧愛耳邇來畿南小民洊罹荒歉困苦逃竄雖屢荷

天恩蠲賑重須其如有司徵派疊出何力役之外復有借供稅糧之外又議加貼富丁隱匿而獨累窮民戶口逃亡而賠賍如故襲舛有年鮮能釐剔不獨畿南六府如是省直比比皆然

撫臣汪　議請清理賦役誠得率屬阜民

之旨合通行省直撫按衙門嚴行司府督責

州縣掌印官悉心愛民痛湔積弊一應稅糧

供應戶口里甲之役不許額外加徵其諸私

編私貼私用均陪等項盡行裁革櫃頭止僉

二人銀完官支官解逃亡絕戶覈實除豁頂

補事宜悉如今議若奉行不實仍踵前弊坐

視民瘼者撫按官指名參究重加褫斥伏候

聖裁

一日多備積貯

前件臣等看得預備積貯固牧政當先起運額賦尤邊需仰賴撫臣因見浹歲洊災倉廩空匱議請多收本色以備荒歉誠爲有見惟是畿南六府歲額起運銀六十餘萬兩向來俱係當年解部遞鎮藉以發軍士得免啼饑今若槩收本色以待春三月糶價是見年起解額賦反致濡滯枵腹之衆安能坐待踰年合無將存留銀兩准收本色聽有司通融

積貯係起運者照舊當年完解如有愆期拖
延撫按具題叅處庶邊餉不致逾期而荒政
少有裨補矣伏候
聖裁
一曰酌增軍餉
前件臣等看得軍民原係一體糧差責得調
停軍有屯田使之且耕且練永爲世業不易
之制也夫何法久禁弛私相典賣而本軍自
業者不過十之一二蓋緣民地額外有派徵

力役之差並未科及屯地是以軍糧輕於民糧故軍地轉爲民有撫臣目擊其弊議將屯地每畝加銀一分二釐與民糧相等即以加給本營軍丁杜賣屯之夙弊增軍餉之餘需誠爲有見均應依擬咨行撫按衙門將保定五營軍丁每軍上半年月給銀六錢五分下半年四錢五分真定車守定州忠順營每軍上半年月給銀五錢下半年四錢河間三營每軍本色兩月各給一石折色十月各給四

錢地糧不足於故絕未補軍糧內補給天津
二營每軍本色七月各給一石折色五月各
給四錢各營屯地每畝加徵折色銀一分二
釐抵給各軍月餉之用稍有羸餘貯庫留備
買馬草料支費仍申飭各衛印屯官毋抑勒
軍餉分毫毋以私費徵派屯地違者指名糸
奏伏候
聖裁
兵部覆議看得保定巡撫汪　條議除事隸

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外其事關本部者皆係
切要事宜誠及時補救之大端有裨實用者也
相應開立前件覆議上
請合候
命下來著爲令容臣等通行各該撫按衙門一體着
實遵行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
計開
一議處驛遞

前件看得議處驛遞一節大率謂撫臣所屬地當孔道往來繁涉正使固不可遏而廪糧夫馬之外又有需索權採既不能停而勘合火牌之外加之牌票横行滿於天下折乾晝於錙銖驛遞疲累小民困苦未有甚於此日者官吏夫卒誠有如赴湯蹈火欲其不逃竄也難矣然以臣等推之不獨畿輔撫屬為然天下之被此害者皆然撫臣所議不惟救一方之瘡痍實救天下之瘡痍也合無自今以

後除真正坐名勘合及京外官員例得應付者悉照勘合內廪糧夫馬應付外不得巧立名色分外需索分毫其餘借名在道隔年牌票於各衙門夤緣掛號濫行乘傳者悉行痛革至於榷採原發勘合已自足用似不可再行牌票其勘合回還之日必赴部倒換不許於別衙門營求掛號以塞弊竇至於浙江蘇常協濟工料銀兩每年共一萬五千六百有奇國初原係糧僉解人應役後改為召募舖

銀令並其銀而不解似非立法之初意且各
省直亦係正供每年派徵在官率視爲不急
之物那借別用不則官吏侵漁郎差役催取
十不得一往來目費竟入烏有夫畿直爲
神京總會盡天下之官使而應付之非若各省之
偏於一路已也近見各省之編解於京驛艮
鄉者俱照年徵解少有不至即行察究乃外
府之派編前項諸省直者毫不解發盡累畿
輔之民加站派料畿直首善之民何苦而該

省直之民亦已照數徵收初無利於彼之民也奈何不一遍融以蘇首善之民而俾該省直之民所輸納者置於無用之地也撫臣汪洞析畿民之苦調議轉移之方大得補偏救弊之深意合無恭候
命下將江浙南直原派協濟北直驛遞銀兩改解赴京抵作北直柴直弓兵之數而以北直柴直弓兵之銀應解京者留抵江浙南直原編驛遞之數仍備行江浙南直保定各巡撫限三

十年三月內照數查抵明白具奏各一面改
名徵收江浙南直之應解柴直弓兵者即爲
解京北直之應留驛遞者即照數分發各驛
遞永爲遵守毋得紊亂其各處拖欠二十九
年以前驛遞銀兩數亦不貲仍應各照常解
發以濟畿直之困苦庚各應徵之錢糧各有
着落不特畿直可免於偏累而該省直之挪
借侵漁之弊可祛矣伏乞

聖裁

一愛養軍丁

前件看得愛養軍丁一節大率謂軍丁必各
精强然後可資安攘衛所管軍之官嚴禁剝
削而後軍免逃竄此真探本之論也乃今近
畿營路官軍既朘削其月糧又侵産於豪右
兼之版築疲困精銳盡消以故赴戍者畏若
探湯蹈火勾解者弊至轉徙株連逃絕愈衆
尺籍愈虛職此之故應如所議移文該督撫
衙門轉行兵備各道悉如撫臣所稱前項弊

端盡行嚴禁務令清勾則如子來訓練得宜
超距戰守之間胥有倚賴至於潼關一衛既
遐制於二千里之外復加以納級寡入其衛
若輩起家錢神恣睢掊尅冀償所費委當無
華查得近該本部條議武舉事宜內一欸擬
裁支俸凡各衛納級各官應支俸糧限以在
年為率奉有
欽依通行去後據題前因應行該巡撫衙門備參
關衛納級指揮千百戶等官其係祖職納級

者止支祖職之俸例已定矣其係納授職並不支俸者例不得支矣至於近例納級支俸者一照原籍分歸各衛如過五年以上催糧即行住止不許營管衛所之事以益軍士之蠹如各衛所官不行愛養軍丁仍踵前習多方凌虐以致勾補無軍及納級各官營求管事及分外索要軍牢停俸之後有再貪緣混支者悉聽總督撫按糾察指名從重參究伏乞

聖裁

一訓厲鄉兵

前件看得訓厲鄉兵一節大率謂鄉兵之設乃古寓兵於農之意近多藉口擾民畧而不講該撫臣汪　欲於保甲之中寓練兵之法按其貧富習其技藝掌印官於春秋之時躬行各鄉課其殿最而賞勞之且舉蠡縣以試之成效以明此法之當行真弭盜安民禦寇安邊之上策也查得先該本部以時事多

虞戎務久廢條陳內一練鄉兵各於鄉邑之
中設立教師於農隙之時訓練習熟既可以
弭盜賊又可以衛身家奉有
欽依通行去後撫臣議及意正相符相應准從合行
該督撫衙門查照先今題議事理嚴督所屬
郡縣各官加意舉行但不得遠調入城團練
及別項差遣併委佐領各官下鄉查點以致
衛民者反以擾民禦暴者反以為暴斯為善
策夫保甲行則非僻潛消鄉兵練則勇敢自

振尚何盜賊之可慮而事變之可虞哉伏乞

聖裁

工部覆議除隸別部者聽其徑自覆議外于內惟廣興水利修理城垣二款係本部職掌相應開立前件列款上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保定巡撫嚴督所屬司道等官查照後開條款用心經理着實舉行在工官員如果勤勞績著照例薦奬優敘其有虛應怠事苟簡

塞責者參劾處治事竣通將開過田畝修過城
垣用過錢糧備細查明造冊
奏繳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
計開
一曰廣興水利等事
前件看得食者民之天水者食之本農耕之
地在在有之灌溉之功其利最大今之司民
牧者憚於創作緩於課農故一經旱魃坐視

流離父母之謂何而忍令若此撫臣利國濟民條議開六郡之水田建一方之永利因勢之高下以爲灌漑之方選南官之識見以佐創始之計田可開五萬頃穀可益千萬石不幸漕河有梗又可改折於南取給於北誠國家無窮之利百姓永賴之圖也相應依擬伏乞
聖裁
一日修理城垣等事
前件臣等看得地方保障莫重城垣就

神京而論則關外其藩籬也關內尤其堂奧也乃

三關以外雖云險固而三輔州邑土垣單薄

雉堞不完幾於躡足可升何修金湯稱捍蔽

哉撫臣計切綢繆建議修砌草束取之地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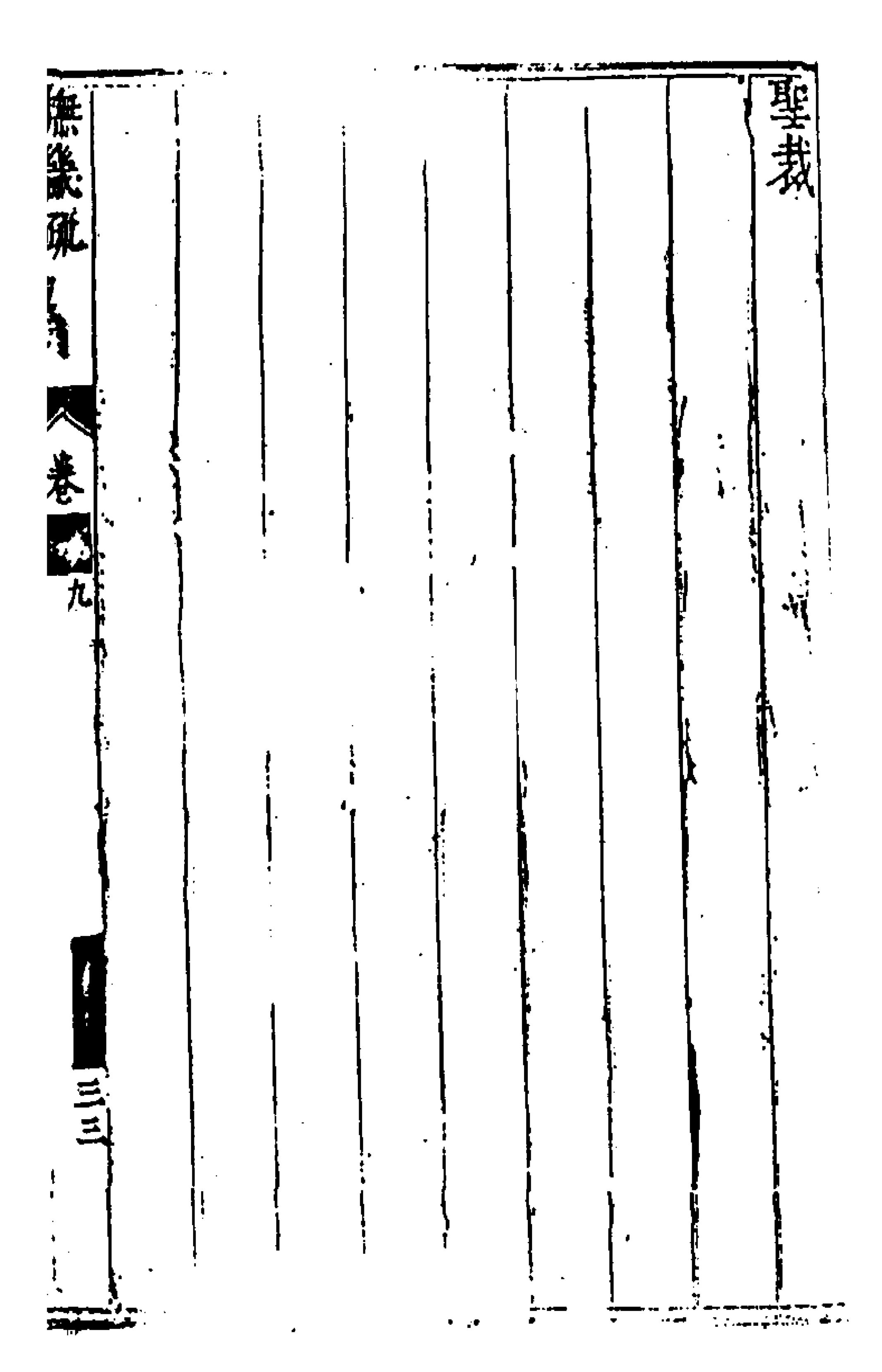
灰料出之畝錢徭役派之人丁匠資處之公

帑其諸監收用夫之法斤束尺度之羨皆有

定程而又候之豐稔以因天時需之年歲以

求底績可爲慮無遺策動必永寧者矣相應

依擬伏乞



聖裁

仰遵　明旨敬陳加派之礦疊征之稅疏

爲仰遵

明旨敬陳加派之礦疊征之稅懇乞

天恩亟

賜裁斷以免畿民重困事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安　竊惟

皇上以仁愛育萬民以節制理財用不得已而

俯從榷採暫濟

大工一則曰不忍加派小民二則曰不許重徵疊收

三則曰惟取天地自然之利與經紀應納羨餘

明旨炳如星日海內臣民所共睹也奈中使奉行過

當而中使委用之人又百計侵漁礦漸微而法

愈苛稅已盈而歛愈急若畿內諸郡窮搜橫索

覩海內尤甚民生困蹙覩海內尤苦其於煌煌

綸綍不啻弁髦之者臣等敢不據實

上陳以干

天聽夫開礦始自眞保薊永今中使王虎駐浮圖峪

王忠駐湯家莊又錦衣衛指揮張懋忠駐秋波

堡皆臣撫轄地也自湯家莊至秋波僅五百餘
里礦脉寧有幾何幸而張懋忠招夫自採王忠
募夫分砂皆隨地所出多寡以
進於地方未甚擾也惟王虎心無主宰擬置由人
今日拏富民管爐明日取驢贏運砂又明日索
銅油食米衆隨等役乘機詐騙沿村蹂躪阜平
等處民人向臣告訴者盈庭累牘而民不勝擾
矣今日以抗阻衆官明日以違玩提吏又明日
以怠緩鎖拏典史去歲强民散砂易州民人皆

負土石向臣泣訴知州亦乖滯向臣求罷不得
已動借庫銀五百兩解送方免而官亦不勝擾
矣計數年來礦洞所出與公私所費奚啻十餘
萬金其解進
御前者有幾臣等不能悉知今礦脉漸竭煎採日微
民力既窮需索難施乃復創爲包派之議夫
皇上命虎取礦於地豈欲其取之於民也原議官四
民六分砂俾官民兩利豈欲其無砂而剝民叅
官也伏蒙

聖慈着會同撫按等官有礦之處酌量包派臣等舉
手加額仰見
聖主明見萬里必有礦可採方令酌包即陽春布澤
不煦於此矣隨行據各州縣申報已經出示近
山居民再三曉諭但係有礦處聽其開採量行
派稅而卒無一人應者盖有礦之處虎已招夫
自開其行州縣包派者皆無砂空洞或開採數
年徒費工力竟未見砂者也有司倉皇無措議
處無策將派之原編礦夫乎其人皆力作餬口

家無宿舂徃應役二三年曾不得分升合之砂
去歲春夏告饑臣等另發米粟千餘石錢二十
萬以救之猶不免於死徙若逼令出稅必致逃
竄所不忍也將派之地畝人丁乎洊饑之後閭
閻虛耗額賦尚不能完矧加派
明旨所禁狥中使而明悖
聖主德意所不敢也惟易州唐縣數處向苦於礦夫
之累各議將官吏師生俸糧衙役工食捐扣百
餘金以解該監量助夫役其餘州縣各照本地

曾經該監開採停閉亦無原編礦夫無從包派
臣方批各道覆議而王虎巳歸咎於臣矣臣前
巡歷邊關曾與虎面議虎向臣言惻隱之心我
所同有民窮不堪加派我所深知第礦竭銀少
恐獲罪譴不得不委曲議處耳夫虎所轄有真
保薊永四郡今薊永以無砂停採地方巳去大
半焉能採解得如舊數乎且
皇上寬仁大度於名使解進未嘗問多寡有無何虎
敢爲此言以虧損

聖德乎伏乞

皇上俯察礦脉有時而盡

明示王虎以不許加派之

旨責令有礦則開無礦則閉毋得妄取諸民如或以

奉有

成命則姑照易州唐縣等處量議供助此外嚴禁各

役不得別有搜索實沿邊州縣小民之大幸也

夫榷稅亦始於通灣天津兩處稅額不過四萬

商民業已稱病其後柳滕秋等三日內兩奏一

稱七萬一稱六萬伏蒙
皇上俯察臣疏謂兩奏總一地方除河間先屬馬堂
外其順永真保等七府共定稅額七萬盖併濟
津兩處共計十一萬矣又其後馬堂奏增塩稅
二萬六千總之則十三萬六千矣乃夏從復奏
以銀魚廠爲名併稱該廠魚葦額稅歲可得四
萬夫魚廠一彈丸地稅能幾何原奏地方止寶
坻霸州靜海等處即盡其魚葦而没入之所得
幾何彼不過多稱虛數以徼其說之必行耳時

王虎奉
命查理亦明知其勢不能取盈也而過聽參隨等役肆爲漁臘之計借寶坻而摻及順永二府借靜海而摻及保河二府又借魚葦而摻及塩包渡船窯井蔬果等項四郡之民如在湯火即同事張燁馬堂二監不能爲之諱矣
皇上俯從張燁疏撤虎西還而以四萬稅分屬之張燁馬堂臣等亦嘗舉手加額謂
聖主洞悉民瘼不忍烹鮮而攪之也頋一時之騷擾

暫息而四萬之數終難取盈即查王虎與二監

交代冊船綱竈井塩包房號等項何所不有總

之止計數一萬八千耳夫王虎橫征所及者已

不能支况橫征所未及者必不能復益可知也

故張燁既抗疏以暴王虎之失而塩場包草之

税旋自蹈之矣馬堂既出示盡蠲王虎之税而

分屬二萬之額旋推之撫按矣夫張燁豈樂於

自食其言而馬堂豈不欲自効忠於

上哉彼誠見民窮財盡無可復加不得已忍心剝取

而欲令撫按代彼受怨也查得各州縣地方自有額稅七萬以來市無不榷之貨家無不稅之人然物價日益騰踊市井日益蕭條有司追徵不前多借官庫錢糧解在保定府庫已借過六七千兩真定府庫已借過八九千兩長此不已未知底極安能復加以煤葦之稅乎又查得各省稅額或四五萬或七八萬而止今畿內數郡共稅十三萬有奇此各省所未有而腹心之地獨受其敝也卽塩稅二萬六千已出於額稅七

萬外臣等猶望皇上欲爲百姓請

命别復能加以四萬乎伏乞

上俯察榷税取數已多

明示張燁馬堂以不許豐征之

旨止令查復魚廠歲取銀兩以

進如或以奉有

成命則容臣等會同順天撫臣及張馬二監查將王

虎原册去其煩苛量於有魚葦地方酌派税銀

一萬兩聽兩監解

進此又沿海州縣小民之大幸也臣等竊見
皇上
神明英武高出前代即近者
冊婚大典一旦舉行天下無不頌
聖人之斷竊計権採二役
處分有期故不敢爲繁詞激論以瀆
聖聽第以目前加派叠征民不堪命者據實陳
請如蒙
皇上惻然憫念亟

乃[illegible]臣等共名豈遵奉教[illegible]其[illegible]之倒懸也

紓三韓之禍豈可安臣等無任激懇祈懇待

命之至等云云

旨未下

地震疏

爲地震事據倒馬關參將王錫祉呈稱本年正月初三日寅時本關地震自乾方起如鳴鼓之聲向巽方去訖等因又據完唐二縣各申稱本年正月初三日寅時地震自東北起有聲如雷向西南去訖等因各報到臣臣惟地道主靜震則爲變考之觀象玩占曰地震者陰有餘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陰陽相搏故地震民不安況倒馬近接宣雲而完唐寔邇關塞今

關外災荒可虞闕採歷擾未已當此時而有此異且其聲若雷若鼓尤爲非常所謂民庶不安之象似非虛語總之皆由臣與守土各官奉職無狀所致除痛自脩省幷行撫屬大小官員一體警惕共事消弭及申飭邊關將領嚴加隄備外爲此具本謹具題

知

天澤渙宣萬方歡戴懇乞信成命疏

爲

天澤渙宣萬方歡戴懇乞

聖明信

成命以安人心以增

聖壽事臣於本月十八日准戶部咨爲傳奉

聖諭事

內閣傳奉

聖諭開礦抽稅爲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榱宇

採用令著傳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俱著停止其
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并蘇杭織造內官有御用
及婚禮袍服俱著照舊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并
織完絨疋燒完磁器還著原差內官押觧進用如
有奸惡截阻及驛遞應付遲慢者指名參處鎮撫
司及刑部干連前項犯人都著釋放官各還職建
言諸臣都著復職行取科道俱著補用兵部尚書
田　戶部尚書陳　俱著郎出供職工部尚書楊
失塞黃堌口衝我

祖陵著革職爲民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合咨前去

煩爲會同巡按巡鹽屯田各御史遵奉

聖諭內事理限文到之日即將所屬地方礦稅悉行

停止已採徵在官金銀等物原奏內官即便押

解回京速離地方勿得延緩以宣

皇上恤民德意其無名棍徒嚴行驅逐等因到臣臣

惟

皇上聖明天縱礦稅之爲民害洞察已久茲一旦斷

自

宸衷不誅於卿士不誅於左右

德音霈發

雨露弘施此

天地神人之福也臣即刻焚香望

闕叩謝併通行各道府宣布外二三日間竊見人情

大悅驩呼雷動士民相與頌於都邑日自今市

肆無擾物價無踊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也農夫相與頌於田野日自今饑

者得食寒者得衣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也商旅相與頌於道塗曰自今無
扞客罔無奪我資斧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也近邊軍民相與頌於關塞曰自
今無苦追呼無驚我妻子願
聖天子萬壽無疆也向者歷額今變爲喜色向者愁
苦呻吟今變爲歡欣鼓舞臣見人情如此以爲
太平可計日待矣已忽聞京中傳言前者
聖諭復有中止意且云別有
內旨與礦稅各使臣竊以爲自古

天子無二令況

聖主欲除煩滌苛與民休息豈期朝

下詔而夕更之必不其然乃二十四日忽接稅監張

燁手本則向所聞

内旨者似果有之臣不勝驚駭不勝悚懼在易渙之

九五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言當渙之時

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無咎然渙

號而取象於汗者謂如汗之一出而不反也今

天下民情渙極矣

皇上慨然發令罷權採以無私儲積正與易叉合奈

何其已汗而欲反之夫國寶於民民實於信無

論英君誼辟即漢唐宋中葉之主未有詔令已

出而復反者誠懼上不信則下携二而背叛陵

犯之患從此起也凡人嘗既使之感復使之怨

則其怨必深既使之喜復使之怒則其怒必甚

自權採以來家怨人愁已非一日彼其思亂而

未即逞或方亂而即能禁止者徒以

聖德天覆報罷有期姑隱忍以俟之耳今幸而報罷

矣方謂離湯火而登之衽席忽復奪衽席而推之湯火竊恐人心惶惑所在搖動萬一有草澤姦雄乘機而嘯聚揭竿而四起雖有良平之智不能爲謀

皇上卽弗重

詔令柰何以金匭天下爲戲乎且夫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感禍福有以相召古者出一善言而災退行一善政而疾愈者其應甚神而其機甚可畏也日者

鑒斯偶爾違和遂作輿
善念行此善政聞次日即汗出少愈是
上帝之寵綏神明之默相實在
聖心一轉移間夫既以
善念善政格
天心而來仁愛矣未幾而屑越之可乎
皇上爲
天之宗子海內兆民亦皆天之赤子爲宗子而能順
天心天必助之以順爲宗子能愛赤子使各嵩呼以

祝

萬壽天必錫之以壽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此微臣所月夕引領而望齋心

而禱者也伏乞

皇上玩大易渙汗之占

繹古訓實信之詞

察民情之憂樂不可拂

思天心之仁愛不可虛

亟勅下部院遵照

前諭悉罷礦稅織造等役俾
大信昭於天下則民心益戴
天眷益篤
壽與羲黄同久而
治與堯舜並烈矣臣愚無任瞻依感戴祈懇之至等
因奉
聖旨礦稅朕已屢旨權宜採取自有停止之日不必
瀆奏着靜聽處分地方事着各用心管理該部院
知道

災異疏

爲災異事據易州道兵備按察使韓學信呈據易州申稱本年二月十四日未時地震一次十六日卯時又震一次俱自震地而來響似空車向兌地而去又據紫荊關守禦中千戶所申稱二月十四日申時地震自乾地起聲若雷鳴房屋俱動向巽地去訖十五日巳時天鼓響自乾方起向震止至十六日卯時地又震自乾地起聲若雷鳴房屋俱動向巽地去訖等因又據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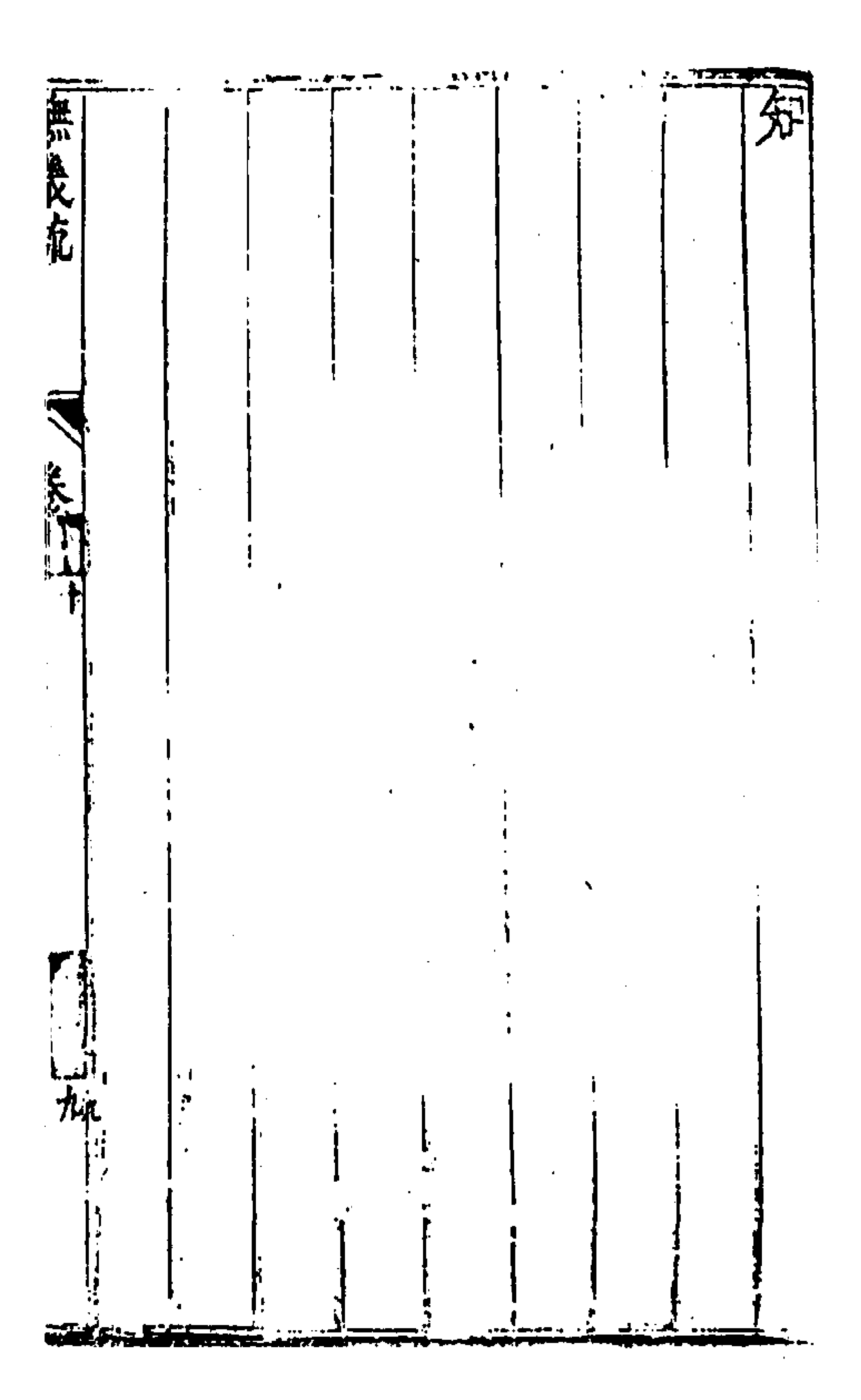
陘道兵備參政盛稔呈稱二月十四日未末申初地震先若車聲自南而來將本道門窗震開卓上食碗震落打碎吏書站立搖動不寧向西北去訖十六日卯時又震自東南而來西北而去猶如風響房屋搖動又據平山縣申報本月十四日未時地震由南西而來聲如風響將窗格房屋人身搖動等因又據馬水口管參將事遊擊方時輝呈稱二月十四日申時地震一次有聲十六日寅時復震一次亦有聲俱自西北向

東南去訖等因又據倒馬關參將王錫祉呈稱
二月十四日申時地震自乾地起往巽地行該
十六日卯時地復震自南往北響動去訖等因
各報到臣又據易州完縣獲鹿平山四州縣各
申稱地震與易井二道所報相同據此案照本
年正月內據倒馬關并完唐二縣各報地震該
臣已具疏題
知外臣惟天載無聲無臭而天鼓鳴者兵戈之象也
地道主靜無故而動搖者民庶不寧之象也今

兩月之間地震搖動者三天鼓響鳴者一况紫荊馬水倒馬係黄狐重關易州獲鹿等處乃近塞要地而皆密邇

神京若紫垣之有藩衛倘占法果驗安可不爲寒心說者謂近歲開採既久故地脉不無震驚總之皆由臣奉職無狀與不能調停

請罷所致除痛自脩省并行撫屬大小官員一體警惕共事消弭及申嚴邊關將領愼加戒備外爲此具本謹具題



津海屯田舉行有緒乞留任事將官疏

爲津海屯田舉行有緒乞留任事將官以臻成效以全末圖事據天津道兵備副使張佐治呈稱照得天下常有可爲之事而任事貴得其人亦有可任之人而任人必責其效津海爲京師門戶比之山東南直兩所關廣尤爲喫緊故近來東事雖稍寧而防禦兵士未盡議撤本院爲

國家慮至深遠也但各兵必有所事而事莫先於

屯田蒙本院採納群策相度地利特主屯田之議方屯事初舉旁觀者咸以爲難維時天津海防協守副總兵陳變竭心率衆濬渠築堤闢數百年之草萊成數千畝之沃壤去歲所收萬石而餘今春仍督兵士愈闢愈廣預計秋成之期比去歲可增收數倍本道方幸本將經理就緒深慶本院委任得人不惟成功可立而待抑望後效可擴而充忽於本月十六日接得邸報本

將遷任

神機營左副將離任且有期矣夫率防海之兵屯
種海上本為足食足兵之訏謨而為可為之事
於從來所未嘗為宜切有初鮮終之深慮則當
春夏之交正屬種樹之際田工不可一息少懈
主將豈容一旦辭去伏乞軫念屯田重務功效
在將成未成之間俯賜題
請將本將以今陞府銜仍留天津久任督理屯田事
務使本將得以安心一志經營疆理廣幾屯種
之績可期必成而於

國家留兵防海之計亦永有攸賴矣等因呈詳到
臣據此案照先准兵部咨爲缺官事內開
神機營左副將員缺推舉得協守天津海防副總
兵陳燮陞補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遵行間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薊
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　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安　巡關御史于　看得協守
天津海防副總兵今陞

神機營左副將陳𤇈殫力屯田志期底績其督率
兵士濬渠築堤即經營家事不啻也去年嘗試
爲之已收穫稻穀雜糧萬餘石今春濬築愈廣
復加以天津右營軍士所開種頃畝視去歲可
三倍據本官預計今秋收穫視去歲可十倍當
玆播種方急之時本官朝夕田間計人授地計
日課功無晷刻寧暇乃一旦聞報陞任誠恐總
哨以觀望而生玩弛軍士以懈怠而生離散非
惟今秋十萬石之入不可希覬猶恐將來調度

無法異議漸興而
國家未賴之利將至於沮廢未可知也所據該道
議請加銜留任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上
請將協守海防副總兵陳燮准以今陞府銜仍留天
津管理海防屯田事務俟今秋田功已畢績效
果著不妨徑從優擢其新推副總兵戚金或別
爲推用庶兵將終始同心而成功可收一簣矣

再照屯田之議臣愚既開其端不敢不深慮者

後昨見邸報陳𤇆已陪推廣西總兵即留任亦

不能甚久以臣所閱諸將繼陳𤇆而任者宜莫

如見任紫荆關衆將韓望東他日繼韓望東者

宜莫如見任薊鎮南兵營遊擊張良相蓋望東

曾歷任天津數年訓練拊循士心豫附良相曾

統衆三千從天津渡海風濤萬里舳艫無一損

失此二官者非獨勇畧出群且忠誠足以任事

緩急足以圖幾得若人而後先戮力臣無憂屯

田之不奏效也天津兩營官軍原為防海而設
臣前具疏議免防薊俱留津墾闢荒地而部覆
止留一營亦邊海兩全之計乃一營止留一年
至明年復盡防邊則今歲已闢之膏壤未成之
菑畬明春誰與代任臣請將見留天津右營官
軍以後永留防海兼責墾種其左營照舊歲赴
薊防秋然後前功無棄而海防亦可稱萬全也
夫將官選任得人軍兵踴躍趨事計來歲開種
可三百五十頃秋收可得十四五萬石計價約

六七萬金既可以當水陸兩營官兵四千六百
而保眞六府原派餉銀六萬五百餘兩至萬曆
三十二年可盡蠲減矣從此開渠漸廣以漸召
民佃種將成聚成都可佇效於數載即屯消屯
許奚必追羨於異代哉乞併
勑該部覆議施行海防幸甚臣愚幸甚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